

最温情持久的爱

□张弘

“家里冰箱冷冻室的角落里，有包萝卜丸子，几年了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。由于冷冻时间太久，原先分散的丸子紧紧地凝固在一起，上面结了层厚厚的白霜，有几次爱人清理冰箱时提出要处理掉，但都被我坚决地要求让放回去了。”

这包普通的丸子是母亲亲手做的，并在第一时间坐车送到城里。那年，母亲已年过七旬，由于连续几次轻微脑出血，出行已不大方便，但身子还算硬朗。自两年前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坚持自己居住在乡下的老屋不愿离开，我则在周末有空的时候开车回家看看，或送些吃的回去，或陪她说说。而母亲每次在家的话总是告诉我，孩子们学习紧张，要我在家照顾，不要来回跑了。

那天早上，我正在家里收拾东西，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叫我，打开门后看见母亲手里提着一袋热气腾腾的丸子，一进门就大声说：“老五啊，今天你九哥家闺女订婚，他来城里买家具，我就坐他的车来看看你。这是我刚炸的菜丸子，你快吃吧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”我接过她手里的袋子，让她坐下休息，然后看着袋子里的丸子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说：“现在大街上摆摊炸丸子的很多，好吃还不贵，您以后不用再费气做这些东西了，再说有个闪失我可承担不起。”母亲听了明显有些失落，像做了错事的孩子，我心里一阵发紧，没再言语，转身进去厨房做饭，让两个孩子在客厅陪她说话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我特意拿了几个丸子出来让孩子们吃。看着母亲日渐苍老的面容，想起她在老家一边笨拙地烧火，一边满头大汗地制作丸子的情景，歉意和内疚渐渐在我心里升起。我特意多吃了几个丸子，并

认真地对母亲说很好吃。临走时，母亲拉着我的手说，洗了蒜苗和香菜放在厨房的案板上，要是上班时间来不及做饭，就炖点丸子汤，可好吃哩。

母亲走后，我随手将那包丸子放进冰箱里，之后由于经常在单位就餐和应酬，加上确实感觉丸子的口感不好，就没有再想起来吃了。再后来，母亲在经历了一次较为严重的脑出血后，身体每况愈下。她慢慢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，再也没有给我做过任何食物，在那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静静地去世了。而我再也没有心情动那些丸子，日子长了，这些冰冻的食物，慢慢成了我心里温暖的念想，关于母亲的点滴回忆也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财富。她在时，是倚门的远眺，压在心里的不舍；她走了，是风中的思念，飘飞的纸灰，饱含着爱的真谛、烟火的味道。

我想，爱一个人最朴素的表达，也许就是给她最喜欢吃的东西吧。若干年后我的孩子长大了，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孩子，再提起这包丸子的时候，我内心深处依然会生出无限柔情，对孩子们说：人生就是这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爷爷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从母亲那里得到关爱的。是的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发自肺腑的，有可能就是一句话，也可能是一顿饭，或是不起眼的几个丸子。但正是这种一环扣一环连续的情感，构成了人世间最温情持久的爱。

我为千字文飞花

□李晓飞

“飞花”一词，屡见于唐诗，如李白的《春怨》中有“落月低轩窥烛尽，飞花入户笑床空”，韩翃的《寒食》中有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”，韩愈的《春雪》中有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。他们把飘落的花瓣、飞舞的柳絮、飘洒的雪花，统称为“飞花”。唐代兴起一种文雅有趣的酒令，大家逐个说一诗句，自作或背诵他人的均可，但都必须含有被指令的字，且不得与他人说过的诗句重复。那个被指令的字，轮流出现于大家口中，犹如“飞花入户”“穿树飞花”，恰似“无处不飞花”，故名“飞花令”。不只是飞“花”字，无论飞什么字，这种雅令统称飞花令。

飞花令，原本是古人饮酒助兴的游戏之一，没有诗词基础的人根本玩不转它，所以便成了文人墨客喜爱的文字游戏。行飞花令时，多选用诗词曲中的句子，但选择的句子一般不超过七个字。古代的飞花令要求，对令人所对出的诗句要和行令人吟出的诗句格律一致，而且被指令的字出现的位置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，譬如飞“天”字，第一人吟诗句，“天”必须在第一个字，第二人吟诗句，“天”必须在第二个字，以此类推，若接不上或者“天”字错位，就要罚酒。

2013年，河北卫视的《中华好诗词》节目中，首先引进和改造了古代的飞花令，令人耳目一新。2016年2月，收视率极高的中央电视台开设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节目，飞花令成为节目中擂台赛的重头戏，影响很大。从此，飞花令这一艺术形式广为人知。比起古人的规则，节目现场的飞花令要求相对简单得多，两人对决，背诵的诗句不拘格律，你五言，我七言；你四言，我长短句都行。对指令字的位置也没有要求，只要含有指令的字，与双方吟过的句子不重复即可。不过，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整背出一联含有指令字的诗句，背错则负，超时亦

负。这不仅考察选手的诗词储备量，更是临场反应和心理素质的较量，因而飞花令的竞赛感及电视观赏性都很强，很受观众喜爱。

然而，由于时间和容量的局限，电视节目飞花令所飞的字很少，广大诗词爱好者渴望有一部飞花令专业的工具书，以满足他们对飞花令的更多需求。于是，我的这部《千字文飞花令》应运而生。

《千字文》是古人挑选的常用字，由南北朝时期梁朝散骑侍郎、给事中周兴嗣编纂。他把1000个常用字编为四字韵文，分类科学，条理清晰，对仗工整，文采斐然，语句通俗，易懂易记。由于它涵盖了天文、地理、自然、社会、历史等方面的知识，是一部生动优秀的小百科，所以成为中国早期启蒙和教育儿童的最佳读物，也是现在很多小学生必背的传统文化读物。古代诗词浩如烟海，《千字文》包含了古代诗词的大多数常用字。

《千字文飞花令》以《千字文》为底本，逐字飞花，满架葡萄一根藤。它不是个别的、零散的、随机的飞花令堆砌，而是一个有内在紧密联系的飞花令大观园。《千字文》中那些单独看起来孤寂呆板的字，在这里都衍生出百余联诗句，犹如烟花绽放，五彩缤纷。每个字都似一位大导演，根据自己执导的剧情所需，随意挑选演员。

我从2016年夏着手编纂，至2021年9月完成，春秋五度，终于完成了这部十卷本计320万字的巨著。有文友赞誉：“左丘明为《春秋》保健，使瘦骨嶙峋的《春秋》，变成了健硕丰满的《左传》，流芳于世。郦道元为《水经》美容，使猥琐贫贱的《水经》，变成了雍容华贵的《水经注》，享誉文坛。李晓飞为《千字文》化妆，使天真稚嫩的《千字文》，变成了渊博老到的《千字文飞花令》，为中华文化添彩，为广大青少年和诗词爱好者学习助兴，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助力。”果然如此，吾所愿也。

读书，我乐在其中

□王永红

我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，虽然是黑白色的，但图文并茂，当年喜欢的程度不亚于现在的孩子对游戏的喜爱。当时，连环画就是丰富我课外生活的精神食粮。但是以当年家里的状况，父母是极少给钱让去买的。所以，凡是能借到的，我都不肯放过。遇到心仪的还会反复看，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，生怕被人家催还。

后来，喜欢读书的四姐经常会从同学那里借来一些书，我也跟着看。中午老师让午休，但我把时间全用在

读书上了。课间我也舍不得出去玩，总是偷偷翻几页。上课时间是不敢看的，害怕书被老师没收，被当成不务正业的学生。

我参加工作后，不仅单位有图书室，市里还有图书馆，办个借书证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去读了。正因为我喜欢读书，也养成了记笔记、写日记的好习惯，感觉生活很充实。退休后，我有了充足的时间，读自己喜欢的书，写自己喜欢的文，随心所欲。

读书，我乐在其中。

雨天里的童年记忆

□冯复兴

今年雨水特别多，给生活带来不便，街头巷尾的人们议论纷纷。但对我来说，早已司空见惯，大有习以为常之感。回忆起我的童年，那绵绵秋雨，带给人们的困难，远非现在人们的想象。

1952年我小学毕业，在考初中时，绵绵细雨昼夜不停，给出行的人带来很大困难。那时交通极为不便，羊肠小道，泥泞不堪。当时穿的都是手工做的布鞋，缺乏抵抗泥水的能力，所以都是赤脚行走，被刺破皮肤、鲜血直流者屡见不鲜。那时又无防雨设备，全村找不到一把雨伞。考期已到，只好带着行李冒雨前行。那时，全县只有一所初中，我家离学校25公里，十分艰难地走到学校，早被淋成了落汤鸡。因为考生都是县城以外农村学生，情况大致相同，走到学校，衣服、被子全被淋湿。学校找出乱七八糟能燃烧的东西，在各个寝室点燃，让大家先把衣被烤干，所以各个寝室成了“烤场”，然后再开始真正的升学考试。

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秋雨的

折磨，所以根深蒂固地埋藏在我心中，永不忘却。哪知在以后的日子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经历秋雨折磨的次数愈来愈多，而且愈演愈烈，这才让我知道，过日子不是一帆风顺，而是充满了酸甜苦辣。后来，每当绵绵秋雨来临之际，房屋漏水成了大家最烦恼的问题。当时农村生活贫困，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茅草土坯房，遮风挡雨功能很差。屋里放满了盆盆罐罐，接住漏下的雨水，整个房内找不到能铺床睡觉的地方。

持续下雨带来的更大困难还有吃不上饭，因为那时农村做饭用的都是地锅，烧的都是柴火。每当天要下雨时，也会准备些柴火放在厨房，但因房小，空间有限，储存的干柴烧完后，房外的柴火全被淋湿，点燃十分困难。柴火越来越湿，吃饭愈来愈难，断炊者比比皆是。成年人勉强支持，小孩子则哭闹不安，为此父母烦恼，长吁短叹、怨声载道，但也无力回天。

绵绵细雨下个不停，成熟的庄稼收割下来不能晾晒，因

此发芽、霉变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毁于一旦，心如刀绞，但也万般无奈，给以后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。没完没了的雨，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，给人们的衣食住行造成了全方位的灾难，没有经历过的人，其中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。

今年雨水之多、持续时间之长，虽属罕见，但现在有党和政府的领导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。现在农村全是水泥路，出行人人都有雨伞，公交车往返不断，再也不受雨淋之苦；住上了楼房，再也不担心房屋漏水；一日三餐，用的是燃气做饭，再也不为柴火而发愁……虽然秋雨绵绵不断，但人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受苦受难了。以前那样的苦难，已经一去不复返，只有在老人口中相传。抚今追昔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异口同声说：“我们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，真正有了获得感、幸福感。”所以，老年人常说：“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蜜还甜。”